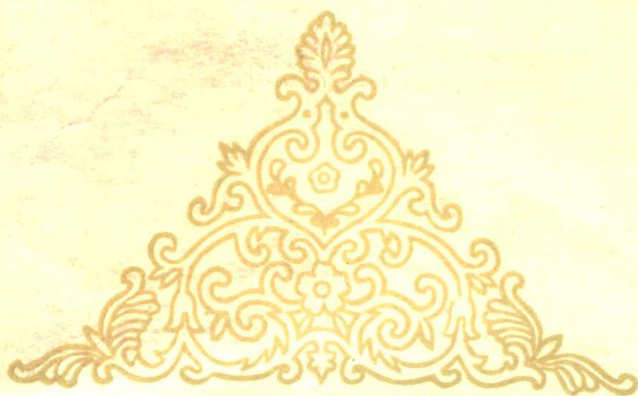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思想评论”集



一九五九年第三集

1083

59.3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思想评论”集

一九五九年第三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

F238/04

人民日报“思想评论”集

一九五九年第三集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公厘·印张5·字数100,000

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 0.34元

统一书号 3132·28

目 录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陈伯达 (1)	
革命的坚定性·····陶 铸 (12)	
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坚决作斗争·····曾希圣 (19)	
先进生产者执行党的总路线的先锋·····陈少敏 (25)	
财贸工作的政治观点、生产观点	
和群众观点问题·····欧阳钦 (30)	
“撒播试点”及其它·····龔同文 (36)	
工业中的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曹荻秋 (40)	
必须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孙定国 (52)	
群众路线和认识论·····王若水 (70)	
“右倾顽症”和治疗的“药方”·····吴传启 (82)	
在新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 ·····吴传启 (91)	
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李 琪 (97)	
论压力·····龔同文 (105)	

革命的干劲万岁.....	关 鋒 (108)
革命的干劲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徐非光 (114)
駁所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謬論.....	王执生 (119)
駁“阶级斗争終結論”.....	許征帆 (128)
用正气頂住歪風.....	魏克明 (137)
歌頌革命的乐观主义.....	沙 英 (142)
启示.....	王 彻 (151)

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产階級 世界觀的斗争

陈伯达

我們全党現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識上說来，这场斗争，是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争。

在党的总路綫的旗帜下出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們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位置呢？

我們必須从階級斗争的現象来看待这个问题。

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告訴我們，无产階級专政并不是階級斗争的終結，而是階級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階級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資产階級思想影响还存在，那末，就还会有階級斗争。資产階級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設。資产階級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們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資产階級世界觀、頑强地保存資产階級意識的人，在

階級鬥爭表現尖銳的某種時機，就往往要從無產階級政黨內部來進行反對黨的路綫的活動。這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不是別的，正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反抗。

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帶着資產階級要求加入黨的。他們實際上是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就是說，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已經入黨很久，但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帶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總是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在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當然，我們黨內有很多人在參加黨以前，也抱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在參加黨的時候，也還帶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有的很濃厚，有的少一點。但是其中大多數在革命的鬥爭中，願意接受黨的改造，拋棄了他們原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接受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不是這樣，他們一直沒有接受改造，還是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世界觀。

每個共產黨員，不管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怎樣，加入黨的第一條，就是要接受黨的綱領，包括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可是，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說，他們有沒有接受黨的綱領呢？由於他們沒有拋棄自己原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他們就不能接受黨的最高綱領，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即使對於黨的最低綱領，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資產階級革命家所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實際上，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從資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資產階級綱領。

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相對

抗的綱領，說來說去，不外兩條：第一條，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條，反對群眾運動。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政治掛帥，就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否認革命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群眾運動，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驚惶失措，經常給群眾運動潑冷水；現在，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更加表現驚惶失措，以致不惜進行種種的攻擊和污蔑。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就不能夠充分發揚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首創精神，就不能夠高速度地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實質正是這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动，是在滅亡中的資產階級向我們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的一種絕望的進攻。

不論在民主革命階段或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黨的綱領問題集中到根本的一點，即集中到政權的問題，而政權問題就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集中點，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的專政；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集中點，是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我們的民主革命的專政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都是要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即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的。這些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綱領。

在我國，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們進攻的矛頭集中在黨的領導上。國際間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也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是‘無黨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取消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從而取消無產階級專

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资产阶级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宁老早驳斥过那种所谓“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们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少数剥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权。我们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阶级的专政分开呢？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认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社会主义，否认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1957年，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党内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赏“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们信奉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

求把他們的剝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們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們的国内市場和国外市場，而对于被剝削被压迫的人民來說，則是要求他們向資產階級的剝削感恩戴德。

馬克思說過：“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內，是决不会放手的。”^①难道資產階級所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嗎？

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騙性。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綱領，而且也不把它們列入民主革命的綱領。布尔什維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国主义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无產階級為领导的几个革命階級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論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馬克思主义政党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綱領。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馬克思主义政党，他們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綱領，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綱領，把人民夺取政权的問題当作綱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当作綱領。列宁在“无產階級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

些籠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⑥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們那种所謂“自由企业”、“自由經營”，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資產階級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賞，并且往往成为他們在党內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用資產階級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說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內容，都归结为废除階級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⑦我們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資產階級所說的平等，他們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平等。这种說法历来是資產階級为着保留他們的剝削制度和他們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騙。

馬克思早已駁斥过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階級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飾階級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經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階級平等化就是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資本与劳动的調和”。⑧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騙人民的伎倆。他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粮食

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⑤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剝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还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⑥

在地主資产阶级統治的社会里，統治阶级絕不会給被压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压迫的人民的任务是要推翻剝削阶级的統治，而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经过革命取得政权而反动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和已經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之間，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下建設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阶级，也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这时候，要求“阶级平等”不过是那种不甘心于灭亡的剝削阶级的一种叫囂。資产阶级右派发出了这种叫囂来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右傾机会主义者則在党内响应这种叫囂。

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提法也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說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間，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現在这个观念則像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

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这个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⑦

右傾机会主义者滿腦子堆了那些資產階級的观念，他們在我們的隊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不是以无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不是以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們虽然是黨員，但是，由于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同无產階級世界觀是对立的，由于他們懷抱着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們总要鬧別扭，常常不遵守党的紀律，不照顧党的團結和大局，而一遇到大的緊急关头，一遇到什么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起來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領導。

現在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他們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則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地表現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問題已經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澤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領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实际上要使資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資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

当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向我們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毛澤东同志这样指出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領導，反对或者企图削

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⑥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认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们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们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我们经常的任务。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页。

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页。

④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信”（1869年3月9日）。

⑤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

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頁。

⑥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頁。

⑦恩格斯：“致倍尔的信”，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40—41頁。

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頁。

（原载“红旗”1959年第二十二期，
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转载）

革命的坚定性

陶铸

革命的坚定性，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非常宝贵的品德。在过去革命战争的年代中，我们需要革命的坚定性，需要高度发扬这种崇高的品德；在现在革命建设的年代中，我们更需要革命的坚定性，使这种崇高的品德大放光芒。

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认不清革命的崇高伟大的目标，看不见革命的光明远大的前途，要想有革命的坚定性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只是对革命有着一种向往，一个目标，而不是用革命的坚定性，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实现它，那末，这个目标再崇高，再伟大，也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这正如爬山一样，当你选择好最高的顶峰，选择好攀登上去的道路以后，这就需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百折不挠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为半途中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所难倒，你才不会在悬崖峭壁之间摇头叹气，你才不会被丛生的荆棘挡住去路。你才会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攀登到那光辉的最高峰。因此，越是彻底的革命目标，越是需要革命的坚定性。共产党人之所以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革命事业信心百倍，从不悲观，从不动摇，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也是革命的最伟大、最光荣的目标；但另一方面，也